四庫全書

史部

今獻備遺卷二十七

明　項篤壽　撰

楊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歷官至吏部右侍郎成化初開經筵守陳以尚書武成篇進講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内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嬖黷者乃啟禄山

之變何也葢舜之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以有為乃始逸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耳上為聳聽敬皇初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守陳上奏曰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此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

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取王安石之説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固無嫌也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議者

不能從弘治改元復上疏請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宫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焉脩憲廟實録為副總裁兼理部事尋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難後史官不記建文時事遂使數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没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景泰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録

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故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疏未上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博學多識嘗奉命教内侍有德之者欲援之謝曰吾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以白首改節邪

論曰楊公議祧廟禮謂德祖不可比稷契是已而以太祖比稷契可乎當時議者皆主倪文毅吳文定之説更為得之至欲脩兩朝事實惜未及上而施行之也

邱濬

邱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也少孤力學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譏許衡仕元之非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景泰甲戌廷試第四人改翰林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成擢編脩進侍講與脩英廟實録有重于肅愍罪者濬曰已已微于公天下不寧矣武人挾私誣之説豈可信功過皆據實書之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進翰林院學士陞國子祭酒尋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文體尚奇怪濬考

南京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士有慕道學者立異以徼名濬因發策言之嘗著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世史正綱作大學衍義補上之賜白金文綺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脩憲廟實録為副總裁書成加太子太保弘治四年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七年進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兼官如故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吏部考察天下官當黜者幾二千人濬上疏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

有居官未半歲而黜者且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法亦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有詔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濬博極羣書以經濟自許兩廣方用兵上書李賢具陳方略賢繳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韓雍行之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莊

論曰邱公以辨博之學勤於纂述用世大略具行義補中及位容司竟未見之行事語云退論事易進處事難

此非虛語也

吳寛

吳寛字原博蘇之長洲人也貢入太學上海張汝弼見而奇之曰天下有貢士若此者乎武功伯徐有貞折節與交曰此館閣器也成化壬辰中會試第一人廷試復第一寛素工古文辭及官翰林所著作輒傳播中外每東朝進講至理亂興亡必反覆言之武宗在東宮寛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中

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數刻古者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弘治末孝肅太皇太后崩詔議祔廟禮寬上疏言魯頌姜嫄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爲别廟漢唐亦然至宋有並祔者乃其子孫追尊之比唯李宸妃之歿仁宗追尊祔祭非後世法詔立廟别祭如寛言寛好古力學於權勢泊如也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其友入貢同年賀解元恩遘疾京師遷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之服成

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孝皇時寛居憂嘗虛少宰以待之然竟不得柄用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論曰吳文定忠信端厚得之天性及讀其文紆徐雅馴出入歐蘇間成一家言信有德有言者矣

王鏊

王鏊字濟之吳人也少游京師吏部侍郎葉盛試而奇之時吏部尚書王翱新逝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異

日為忠肅者必此人也為親具儀幣遣從編脩陳音游成化甲午薦應天第一試禮部復第一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九年進侍講弘治初充經筵講官時内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葢謂廣也上出游後苑鏊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上悚聽自是不復出脩憲廟實録成進右春坊右諭德陞侍講學士充經筵日講官武廟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陞吏部右侍郎李廣敗大臣多被汙鏊獨不與壽寧侯
與鏊有連絶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鏊曰
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令自附壽寧耶孝皇
末年將大用鏊鏊以憂去武皇初起為吏部侍郎内官
馬永成等八人蠱惑上心日事逸遊給事中陶諧劉茝
等論諫鏊言于户部尚書韓文曰此國家大事治亂所
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邪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
尚書焦芳黨附八人不肯與名韓乃令户部郎中李夢

陽代草疏入上大怒名諸大臣左順門宣旨切責衆相視莫敢言鏊獨進曰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之將亂天下韓復抗言之上將遠竄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泣抱上足乞命上頗憐之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入内閣以鏊時望也乃命並典機務拜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横惡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必欲殺之鏊於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

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易
置土官岑氏瑾矯㫖詔獄欲激變坐文致之鏊言地方
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為激變竟減死論時内閣舊臣
惟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芳附瑾鏊獨以事忤瑾三
疏乞歸瑾敗言官數論薦不起嘉靖初賜璽書遣行人
存問鏊好學至老不倦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經學文
章簡嚴雅則所著有震澤集紀聞長語行于世
論曰世所稱震澤先生優文學非深知先生者先生具

名世才有匡時略厄于權奸不得柄用而正色危言亦少概見矣嗟乎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奚獨王公哉

林瀚

林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歷官國子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嘗因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傳奉授中書瀚上言御史當寬宥

以全憲職中書宜收成命以杜倖進疏入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曰佑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曰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歲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正德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災異復率諸司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

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脩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逆瑾亂政素嫉瀚守正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贐送之且議上章直其事瑾聞愈怒勒科道招辭連瀚同黨乃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後瑾復矯詔指瀚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瑾誅詔復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子廷槐廷機孫爌皆官尚書

論曰林文安端厚醇雅正色危言抗顏逆豎籍名黨議幾蹈不測邦之司直允屬斯人肖泉廷機對山爌皆以渾厚清謹不墜家聲對山尤識世務為時所忌不復柄用閩中冠冕世獨推之顧其下士好賢汲引善類不炫表暴彼之崛起矯厲媢竈乞昏排陷儕類自誇得意者遠矣

周洪謨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勸裕

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敦正本上時政十二事
條蜀寇防禦便宜成化初為祭酒兩國子表率生徒規
閑整整又上言祀禮儲蓄省刑減役薄稅禦敵安邊等
六事我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
稱封號不加宜更議下禮部鄒尚書不可茂陵用洪謨
議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十六陛尚書加太子少保西番
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
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上疏請視海中倭

夷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闕驗是納否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公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弘治元年致仕歸聞有邊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又三年卒謚文安

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脩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脩者官珪降脩撰瑾敗復中允尋陞

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徵以諫俄内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畆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矛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内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内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

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以熾冒功者冗賞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嚚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疏上竟遣監鎗諸内臣俄有旨令珪請致仕珪即請致仕去及卒遺命無請塟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論曰文安崇正學闢異端文毅抗言執奏請罷監鎗裁抑佞倖可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矣

毛澄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初授脩撰預脩大明會典又預脩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康陵即位預脩孝宗實録瑾矯奪官仍侍讀尋為禮部尚書奉昭聖皇太后㫖偕大學士梁儲駙馬都尉崔元壽寧侯張鶴齡帝太監邵皇親迎皇帝興邸以功勅廕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辭充總副裁脩武宗實録未幾大禮議起澄守濮議嘉靖二年三月病請致仕

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行至興濟卒贈少保諡文簡

論曰文簡強毅不回學守兼懋完名以歸不媿科目亦

歐范之亞與

今獻備遺卷二十七

今獻備遺卷二十八

明 項篤壽 撰

王英

王英字時彦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及王直入内閣書機宜奏授脩撰進侍講二十年從北征至庫楞海旋師至威敵命碎李陵臺驛令碑沉河中絶其爭上顧喜曰秀才朕需爾為用勿憚勞因言敵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

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闌駐安平鎮軍中有恚言上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李慶給餉及輜畜二十二年上崩榆木川東宮命英與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日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名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

官正統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

改謚文忠

論曰王文忠受知成祖扈從北征規諷多所裨益歷事

三朝完其勲名其亦吳胡之侶耶

錢習禮

錢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辛卯進士為庶吉士

除檢討有惡之者指為練子寧姻東楊間以聞曰習禮

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

且用之況習禮乎獻陵初陞翰林侍讀知制誥宣德初與脩兩朝實録正統初與修宣宗實録三年陞學士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具座禮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内閣出坐諸學士上十年吏部上禮部右侍郎用苗衷内批用習禮而陳循代掌院事或賀之者答曰吾今且為有司又奚賀為未幾陳高曹苗皆得陞侍郎入内閣習禮尋兼署吏

部稱疾辭致仕歸十五年八十九卒謚文肅曾棨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脩撰上命解縉選進士進學文淵閣棨及編脩周述周孟簡進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禄吳紳楊勉被選名翰林庶吉士入見上諭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自進士中拔至此皆今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

可安於小成爾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玩索務實得於已將來庶得爾用不可負朕期待南城有羅玘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為翰林編脩時武岡知州劉遜忤岷王被逮給事中龎泮等以救遜下詔獄玘上疏救主事李夢陽論外戚收拷又疏救太監李廣死言官劾文武大臣附廣者請按廣籍斥逐玘言不可宜令諸大臣自陳或坐他事黜便正德中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上大本急務疏言瑾逐

榮王虛朝廷上未有子諸大臣依違不肯為國家遠慮忤時宰致仕寧庶人致百金壽玘走避深山中李文正公處瑾永聞曰調護善類玘引大義責之請謝門生籍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

論曰錢文肅早被恩眷讜說不得行幸矣以座位故忤時宰竟不獲大用惜哉羅文肅正色危言遠避淮南非發蒙振落者等錢公固不逮也

鄒濟

鄒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通經累官知州靖難後大臣薦脩高廟實録録成陞儀制郎脩永樂大典總裁征安南參賛軍事陞廣東參政坐事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改右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濟幾死者屢矣憂懼成疾卒後獻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子幹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謚康靖善述

天台人為左司直郎陞右賛善耿介恬靖汝玉長洲人仕
至賛善兼檢討坐戍邊東宫特宥之復坐累下獄死汝玉聰
敏過人文章精粹洪熙初贈汝玉太子賔客謚文靖善
述太子少保謚文肅京武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
北京刑部侍郎兼宫寮謫戍廣西已而有薦京者竟坐
前事下詔獄死洪熙初贈少傅謚文簡潛太和人洪武
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靖難後名脩實録陞脩譔
尋兼賛善永樂十五年夏呂方三尚書薦副西楊輔太

子監國坐陳千户事被譏與周冕並逮詔獄卒妻楊隨潛北京潛卒慟毀不食亦卒潛閩與弘毅通諸經尤長於詩易冕寧波人為司諫春坊

論曰文敏父子策名三朝繼登峻秩可謂世濟其美者矣徐王五公輔導儲宮不免譏口豈非所謂小人之欲傾人國必先去所忌而後動於惡有以哉

劉儼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脩

撰茂陵在東宫爲左春坊大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内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之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録試文訟考官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儼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絶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罪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退高請奏事門上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上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辨上不喜曰敢再

言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儼卒贈禮部侍郎謚文介

論曰國家用人不以其方惟賢惟才是取耳袁氏四世五公著稱漢室蕭氏八葉宰相休顯唐家世類寧足拘哉近代以來若謝文正遷發鄉舉第一人會試第二人廷試後第一子丕解元會魁及第倫諭德文叙會元狀

元長子通參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黄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發解曽狀元鶴齡孫追贈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珵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陞兄堪武會舉第一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丞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發解山東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彭文

憲時廷試第一文思華會試第一楊文懿守陳尚書守
址劉文簡春叅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發解而
守址春復及第楊光祿惟聰己卯發解辛卯狀元而兄
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錫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
復會試第五人令海内韋縫侈為盛典又宋制大臣或
有不由科第者特賜于某人榜出身及累舉不售者恩
賜第有一榜盡賜及第有免解進士之目永樂間曲阜
舉人孔諤乃宣聖後會試乙榜第一人皇太子召見特

賜進士出身不第鄉試特許會試者即循文子陳瑛王
倫竟亦不試不第會試特賜廷試者洪武中韓克忠等
一榜進士也若以他途進者曹文襄鼐以太和典史乞
會試得第二人廷試復為第一人後刑部吏南昱松陵
驛丞鄭温常熟黄鉞叔揚亦以典史中會試云

儲巏

儲巏字静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歴南京考功主
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在考

功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龎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又明年入戶部為侍郎逆瑾專權愢憤引疾求去得允致仕瑾誅不數月復起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事更益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改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南京吏部去辭益力起益數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入戶部為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雅有清譽在江淮不事改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不敢苛黷未幾以事忤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寶瑾益怒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卒

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所著學史簡端録二書巡撫吳廷
舉上之朝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南科給事
中建議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歴南太僕少卿通政尹
順天陞南禮部侍郎進尚書大禮議起具疏同南九卿
上之報聞所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録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恪

論曰儲文懿和而善介楊文恪端而不阿邵文莊敏而
毅皆以卓行著聞而學術彬彬可謂有其文質者矣國
初易名之典靳與文臣自王忠文後倢乃得之永樂以
來代亦不乏而得與于文者惟翰林有之儲楊邵三公
者不可以為文者哉他如馬文簡京姚文敏夔唐文襄
龍葉文莊盛王文定道魏文靖驥王文莊鴻儒鄭文安
賜儀文安智何文肅喬新周文襄忱何文簡孟春黃文
毅孔昭蕭文昭維禎吳文恪訥王文成守仁亦不以翰

林顯著王毅敏文陳莊靖文劉忠愍球楊莊敏鼎朱榮靖希周皆翰林不及謚文又以嫌名避之者也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擅權獨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銑尤甚會孝宗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練政理改南京驗封主事瑾誅召入翰林請告歸嘉靖元年召脩武宗實錄明年日

講陞南京國子祭酒時議大禮江南北大饑人相食銑上疏畧曰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疏入報聞十八年春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

吕柟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

撰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瑾以鄉故欲引用之遜辟
不與來往瑾憾且中抑會敗得已嘉靖三年議大禮下
詔獄降觧州判官陞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侍郎致仕
歸卒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
謚文簡武城有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
侍郎仲房簡靖端恪純甫淳懿温恭並有文學負時望
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論曰自古中人之禍未有如瑾之尤也當是時崔呂之

危葢已岌岌卒免瑾禍此亦有天幸與兩公者正色危言立朝侃侃社稷臣者非耶

魯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為編脩沈潛學問不專為文詞歷官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經史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心至老彌篤屢請告屢起屢歸士林推慕之益競持名節嘉靖

間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論曰文恪雅尚經術沈默純懿難進易退有斷斷大臣之風即位不及用而孤稜高標亦畧可見矣

今獻備遺卷二十九　　明　項篤壽　撰

項忠

項忠字藎臣浙江嘉興人也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遷陝西司員外郎己巳扈從北征羈留邊外飼馬久之挾二良馬南馳馬疲遂棄馬步走間道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刺者百數還陞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擒男

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賊無擄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天順三年拜陜西按察使歲饑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會内艱陜人赴闕留者千人詔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陜西人復詣闕下借留乃拜右副都御史撫其地時洮岷生熟番作亂調兵撫捕之遂降成化改元邊寇延綏調兵禦之皆遁走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奏開渠三十里復疏鑿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餘頃四年固

原土人穆𧰼叛據石城守將寧逺伯王壽廣義伯吳綜
廵撫都御史陳价等帥師勦捕失利都指揮費良死之
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
死我軍遽退公即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會有星孛于
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公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
天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
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至即
以師據賊水草困之朝廷以師久無功詔問公可否益

兵公奏曰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用時兵部及前失律者惡公異已各煽浮議公堅主坐困之策相持者百日公度賊已困單騎抵其寨諭以禍福賊衆多出降獨滿四與左右數來劫營前後大小三十餘戰輒敗之已而滿四使愛將楊虎貍出汲被擒公命曳出斬之虎貍乞命公乃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鉤賜而遣之約為内間卒擒滿四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經久計上皆從之凱還進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公巡

視發廪賑之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荆襄賊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為亂命公總督軍務乃下榜招諭其負固者縱兵搜捕放遣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進左都御史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會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明言為國任怨實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温詔慰勉尋召還成化十年拜刑部尚書踰

月改兵部錦衣百户常瑛挾汪直為詗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公奮筆草疏率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朝野稱快而其黨千户吳綬者先在軍中以撓法為公所黜時方用事乃極力搆公坐落職尋復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論曰襄毅公將畧具馬公西征石城記中浮言不顧卒以成功昔先零未服而辛武賢請亟進兵淮蔡將下而李逢吉請班師非漢宣之明唐憲之斷何以成功哉襄

毅公雖得之滿四然卒以荆襄招怨讟故曰難成者功也易興者謗也君子以身任天下大事死生以之蒼蠅點玉自古然矣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不有君子誰可語此乎

陳俊

陳俊字時英福建莆田人也正統丁卯舉鄉試第一戊辰舉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嘗督天津諸衛舊欠秋青草束奏減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折糧

銀七十五萬有奇俊往徵不數月悉完天順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餉下令弛鹽商越境之禁使得隨處貿易而別輸粟二斗以餉軍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名為户部右侍郎時邊務殷四方奏災傷移咨旁午俊裁決如流曲當事宜辛卯京師飢奏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許以故權貴人不得乘時射利壬辰命將北征勅俊督餉于秦晉諸邊時歲饑邊庾空竭而榆林延綏道險遠

輸者病之後發金內郡市易且脩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凱還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進左侍郎晉拜南京兵部尚書轉吏部致仕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卒謚

康懿

論曰陳公以綜練之才所至職辦脩慎簡重清白自持位登八座蕭然如寒士世多推之

余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為戶部主事陞

員外郎出為西安知府為開新渠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不得畜水為鑿山開道灌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六年置衛八年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籍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服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建學立官弟子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

西接寧夏敵不敢復肆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人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墪臺天順以來敵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敵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

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戍自是邊警益稀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之著令十三年入兵部為尚書未幾致仕名加太子太保改户部十八年又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

禦敵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
都御史致仕復召為兵部尚書乞致仕平生仕宦多在
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
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於讒忌功有緒竟
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必為百年之計又
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
遠怨自全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卒
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方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

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墉繕亭障有功當是時禹陽巡撫陜西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由選舉以工科都給事為副都御史巡撫

論曰昔先襄毅以憾汪直去位余公繼入為兵書余承之職方覽故所存堂稿皆明確可為法守其所經畫邊事大都重脩守先牆堡意深遠矣當是時市事不常有間被邊患猶有餘力及板築頻年通市烽火稍希練習兵將綢繆戶牖可置不講乎竊跡二公勲名在榆林尤

著而才幹宇局及出處會遇亦畧相同公即旋罷旋起席不及温襄毅一蹶竟不復起成功難居多口難調豈非命耶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郎中出守南昌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勢甚猖獗至即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繩還府華林賊又叛殺

副使周憲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徒境內安輯復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太監黎安誣承勛寬賊詔大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右左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無邊患自汪直開邊衆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汎河

三城極殘破公至即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圉稍寧請告嘉靖初起南臺轉侍郎進尚書又名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勛愬之欲并中端敏力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還守兵部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

王子歲入塞承勛與胡端敏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内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内府詭匠數千人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不可詰疏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内臣言四衛禁軍隷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大破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内故得號名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執言往歲之事彰義門之戰由王振東市之賊即曹吉祥也上從其議九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問承勛荅曰去

歲冰合北人盡入河套以故陜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伊伯勒又深入兩冦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衆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賊相隔絶烏梁海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

早為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之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郊禘又詔問以傳經術順人心對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

論曰李康惠明習邊事深識敵情與胡端敏繼掌邦政蹇蹇匪躬萬里長城斯其屬之矣胡之早計淮南李之

請罷鎮守謂有社稷功者非耶

今獻備遺卷二十九

今獻備遺卷三十

明 項篤壽 撰

高明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也童時剖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多著為令巡按河南罷去不職吏甚多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汝言下獄死明直聲益振都察院獄囚忽刼獄走衆相顧駭愕明馳片紙報九門毋出

行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勅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實明所草也辭頗激上詰草疏者誰明獨任之不以累趙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于上曰累年彈文奏草皆出高明手幸不以細故罪之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奏擬明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内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下獄死屍久不獲明求得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屬其子歸葬焉憲廟初擢

京右僉都御史時淫雨爲災明極言內自宮禁外至邊
境皆有陰盛陽微之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
中何宜等可用揚州鹽寇作亂勅明督捕造巨艦名曰
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擒滅之中官鬻私鹽擅執儀
真衛指揮卒鬨不可解明撫卒令勿譁籍其鹽入官論
劾戶部及諸武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施行馬尋
乞終養歸上杭盜起勅起明往捕力疾視事誅止首惡
餘悉輕坐海濱民集亡命爲不軌止坐妖言律誅之奏

置永定縣疾作上疏乞歸不俟報去嘗自號五宜居士曰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鹽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再宜退

論曰高公為御史號敢言有捕盜功急流勇退賢于流俗遠矣昔孔戣言三宜去司空圖言三宜休古今人豈相遠哉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也景泰甲戌進士授淳安

知縣政尚慈惠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巡撫廣西薦廷瓚知梧州會内艱去不果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難治吏部求其人得廷瓚曰是嘗薦知梧州府者既至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悦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凡城郭街衢及祠廟廨舍以次興造歷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叛上勅廷瓚兼督其軍招撫不從調兵勦平之條上十一事始設都勻府獨山麻哈

州清平縣擇流官土官兼治之尋命總督兩廣軍務政尚清淨屬吏不職者劾罷太甚者一二人而賢勞者輒薦舉之奏汰冗濫曰祿出于民毋徒費也奏改都御史金澤巡撫江西以便徵調遷衡州兵備于郴設千户所于廣東之瀧水調遣新軍守禦而給地以為屯種悉施行之𧶘以恩信撫邊境兵不輕出出必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蠻及四會等賊以次平之官至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論曰鄧公寛簡勤敏善委任人卒以成功賢于瑣細苛察遠矣

王信

王信字君實陜西南鄭人也父忠征迤北戰死正統中襲寛河衛千户已巳也先薄都城拒戰西直門外有功擢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征五開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欽反戰東市遷指揮使選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尚書王翺薦鎮通州改守倒馬關繕治城堡

敵不敢近丙戌石和尚劉千斤反信時守荊襄率數十騎馳據房陵調民兵不滿千人賊奄至合圍亟攻而主帥逗遛不救信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相持四十餘日間命死士出城舉火徼賊以為援兵至驚潰走追敗之陞指揮同知勅鎮臨清兼管倉糧凡公私利病及河道閘壩廢壞區畫悉當尋作鎮湖廣有詔詢軍民機務條上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吏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疏言地方水旱鄖陽新築城垣

衡坍過半軍民愁歎倉廩無儲皆當預防因條四事一慎專任二實倉儲三修兵衛四禁科罰悉施行之永順保靖二土長世相讐殺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滅之信廵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由苗稽顙謝曰累歲苦于徵索故作亂幸遇將軍屬役恐後耳顧敢反耶信上疏曰湖廣蠻夷雖曰內蠹實無能為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宜挑選精銳常加提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

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行誅削恐及無辜當
脩葺城池整飭武備防彌之耳田地高低不齊農家素
無積蓄斂穫未竟饑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
饑寒必不可得乞選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
百不勞一矢冒列崇階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
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
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于所司疏薦所部都指揮劉
斌張全其略曰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

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任用何
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語人曰荷國
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帥府舊有湖閘通泊運舟信沈毅簡重不營私産不為
子弟乞官劉忠宣曰將官若王君實那討得來信然

王驥

王驥字尚徳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使
山西覈徐溝鹽虧課二十餘萬入尹順天宣徳二年陞

行在兵部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陞尚書正統二年阿勒台多爾濟巴勒數入塞寇掠甘凉驥出總諸軍與便宜勅西征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縛不畏軍令都指揮安敬斬轅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輸輓飽士調馬養銳待敵敵至莊浪授方畧出戰稍捷敵引去未幾又復至即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力破之樹功名否無相見貴遇於石城兒泉戰敗之敵尚數窺邊近驥曰彼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我罷於奔命遣

諜知敵巢所在復用貴先鋒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
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邊人畜數千六年雲
南思任發叛木麓川木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
郡驥統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
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
金齒分三道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
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
我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

山思任發遯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僣稱廣
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
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
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禄一千二百
石世指揮同知未幾思任發自緬甸復反驥督征發卒
轉餉三十萬人擊思任發緬甸思任發遁革麓川宣慰
司設隴川宣撫司于隴把加禄三百石是年廵寧夏甘
凉塞十三年木麓川賊孽思機發反孟養又督軍至金

沙江賊堅柵西峯拒我驥潛渡破賊柵思機發遁苗富
蟲者僣稱刻天王驥充征蠻將軍討之獲俘獻京師加
禄一百石景泰元年與世恭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
敵性譎詐叛服靡常托克托特穆爾者永樂初隨其部長
巴圖特穆爾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
安知異日不叛況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外
地各衛所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等分保
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畜牧自便著

此為例上從之尋改南京兵部總機務三年罷天順元年復兼兵部尚書加禄一百石尋請老四年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

論曰王忠毅文武兼資策名邊鄙為國世勲庶幾哉萬邦為憲者矣忠順官軍給有土田歲有布花與土著無異近亦有慮及之者要之無能為也

牟棎

牟棎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

臣言官劉菈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詸輕刑緩械曲為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詸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為忠乃悔耶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詸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詸庇言官矯旨廷杖詸垂死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内臣相訐下詸治内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賄詸詸不從雄陷詸安置武昌感疾而卒

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辟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名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論曰牟公忠直沈毅有烈士風其護持諫官曉任御史者見尤偉甚近代詔獄士流不斃杖下謂非掌刑者力哉夫亦聞牟風而興者乎

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正德六年流賊起督戰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永以千總隸彬稱疾不起彬强起稱病篤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敵入馬蘭峪塞殺叅將陳乾以永爲叅將守太平寨十二年又入塞戰柏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十三年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治三屯營尋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

庸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上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内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諾延長巴爾斯結諸國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洪山口大敗之斬首五十八陞右都督嘉靖三年巴爾斯入青山口塞斬其驍酋遁去巴爾斯自是效順保塞四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用兵不利朝議且撫永上疏力言不可撫勅永提兵出居庸討之俄以

流言中止五年永上言乞宥諸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陸完有平定功宜贖罪錄用其子奪總兵寄祿南京督府十二年大同再亂殺總兵李瑾討之久無功廷臣薦永名至業已撫罷兵復還南京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名永總兵遼東十七年敵入塞率兵五千人擣其巢焚其廬還十八年遼軍再亂率家兵逼之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東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人皆哭兩鎮皆祠之永善知人奬拔蕭陞劉淵祝雄

皆起列校為方鎮

論曰馬公起侍臣歷邊鎮有破敵功而扣馬力諫卒以回鑾其策討叛卒壯而好謀也竟以抗言尋起尋止而遼陽遺愛至今思不衰即其知人善任所奬進士不以其方休休焉有大臣風矣

梁震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敵八年進遊擊

將軍東西援應有斬敵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敵首功歴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陜西當是時關中少邊患大同宣府敵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廵撫張文錦𠫭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廵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揺撼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

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川斬首共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莊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震鴆卒給餉脩五堡軍中不敢諱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敵不敢近塞震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答阿十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震不死五堡不再廢去亦不敢輒輕入塞

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震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莊震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刼其營故不敢輙近塞得其營馬盡與諸出塞刼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敵以故益畏之或誚震出邊起釁曰起釁律有之謂豕平時敵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令敢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合搗巢否也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論曰余聞之端簡鄭公云武莊得士死力卒之日家丁無所歸攝即籍入行伍竟亦不及前時近有都督馬芳者以驍勇著馬故降敵起健兒策身三朝以勲名終時時謂余曰往歲名將曁開府秉鉞者皆練有家丁有及千餘人者以故善揣邊情彼亦知所嚴憚近拘文法乏錢財養廣土地俱籍入其租況以市故不復言兵事不聞有家丁者即有之亦游談寄空名狎客耳儻有邊患安能出死力破敵哉

今獻備遺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今獻備遺卷三十一至四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閻學朱

今獻備遺卷三十一

明 項篤壽 撰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歷任職方郎中時有中官獻取交南策有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大夏匿其籍使者數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寢朝鮮使者為建州兵邀擊請改貢道事下兵部大夏曰朝鮮入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

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今欲改道自鴨緑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敵兵數入雲中邊將失律中外震驚每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輙行行輙有効時右侍郎缺有欲薦大夏者大夏遜詞謝之遂乞外補出為福建參政奉勑廵海道兵久弛倉儲為勢豪所侵且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軍造戰哨船各千艘葺倉計儲立收支法進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厓山弔大忠

祠宋慈元后陵寢無主立廟祀之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往治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輙治宜治上流導之南行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弘治丁巳北邊乏粮夠大夏以户部侍郎簡命經畫至則召父老日夕問盡得其

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百束以上俱聽軍民有糧芻者得自告報由是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尋乞致仕歸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壬戌陞兵部尚書進太子太保時北邊告急上以兵事屬茁達謀出兵上召大夏問計大夏不可上曰永樂頻出塞用兵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太宗但今兵遠不逮耳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邊地今

之將帥又在丘福下馬能決勝遠討上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上嘗召問天下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翌日詔諸司凡軍民弊政悉疏以聞上欲以近地團操人馬以衛京師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以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此意尋有御史請將保定軍萬人回衛團操上可其

奏忽有造飛語誣大夏者上曰宫門豈外人可到必不得私役此軍者怨而誣之耳修清寧宫奏減軍夫五千餘人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内閣曰劉大夏不以大工為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切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大夏累乞歸朝廷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之司禮監入告孝宗欣然納之卒減工役癸亥四方奏災異京師四月五月不雨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

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苐置公行悉施行之上每有大政事輙召大夏及都御史戴珊面議乙丑春奏對畢出白金二錠以賜曰卿等將去買茶果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接見人者如卿等

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
命不必朝謝上一日召大夏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
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密寫揭帖封進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
孜省可為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
者比乎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
代斜封墨勑之弊也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
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

下俱有弊臣不敢効順上稱善者久之上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内閣併執政大臣面議務求至當順理而行便是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可大用宇小人也豈可用哉户部郎中李夢陽言事下錦衣獄尋詔復職他日獨召大夏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李夢陽奏事狂妄朕不得已下之獄所以即釋復職

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此事堯舜之
仁也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大夏獨
召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所以聖帝
明王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上曰且道自古何
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讀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
士瞽瞍殺人皋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旨下一如珪所擬光禄寺多冗食大夏因歲飢
疏論之詔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奏革騰驤四衛勇

士節宫府冗費數百萬每奏事内庭輙造滕武皇初四
土章請老致仕逆瑾擅權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鋭獄詞
連大夏逮赴北鎮撫獄同繫者請行賂以求生大夏曰
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一生矣
瑾怒欲置之辟會議朝堂左都御史屠鏞曰檢律劉尚
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阿瑾意引例戍肅
州士大夫聞大夏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觀者如堵
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擕筐饁進果食有焚香密禱

願公生還者至戍所即買地為墓不挈子姓侍行或以問大夏曰吾仕宦日不能令子孫官發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乎庚午肆赦得放歸瑾誅復官致仕卒于家謚忠宣

論曰敬皇御極寤寐忠良優禮元老廟堂有都俞之風薄海奏熙和之績維時華容劉公獨以篤棐之忠受特達之遇寵冠百僚造膝黼扆屏人密語日旰未退雖元勲碩輔腹心禁近不得與聞君臣之交不啻魚水即登

三遷五不足異也而鼎湖抱泣遐荒僻裔如喪考妣劉公伯首東縛幽囹遂戍青海士大夫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流涕遂使毒流縉紳幾搖社稷剝復相倚天實爲之嗟乎君子不患弘道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乘時遇合矣而垂成之功隳于奄忽曷故邪

韓文

韓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世居相州宋魏公裔也生時母夢紫衣人語曰送文潞公與爾因名文成化丙戌進

士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歷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軍三月俸度支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邪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羅改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敬皇帝召見諭以鹽法大壞邊餉不足使釐革宿弊文退上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

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買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嘉納之苗逵征討無功日費逾千金文論劾之逵銜甚乞文督餉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怨讟叢積文自如也毅皇登極文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逆瑾罪繼之以泣乞置諸法毅皇帝覺悟已得請矣亡何輒報中止瑾愈肆矯旨致

仕言者論救再降級閑住子士聰髙唐知州士竒刑部
主事皆坐免爲民仍假失落簿籍差官校械繫下錦衣
衛獄會早朝有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錄瑾罪惡且言必
欲殺文以報私怨瑾愈怒仍矯旨罰輸大同米一千石
後吏罰二千石皆稱貸以給庚午瑾誅詔復原職致仕
世廟初賜璽書褒嘉尋以守正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
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溺惟朝綱之紛更
爾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

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氷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衰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卒贈太傅謚忠定

論曰余讀史至石顯殺望之王甫誅陳實豈不信哉忠佞不兩立哉葢奸人之窺伺神器者必先誅戮以立威而務去其異已者庶幾可得志也華容洪洞非逆瑾之素所畏憚者哉故其得禍最烈而先去之固知其必不附己不如是不足以逞其圖也噫有天下者其無使小

人去其所畏以成其勢哉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禹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兩按山西湖廣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鎮守擾民輒繩以法穆黐反起為右副都御史廵撫陝西與都御史項公會兵討之生擒穆黐捷聞陞左副都御史時漢中李胡子滿四火蝎兒蒲城王彪各聚衆刼殺悉剪除之壬辰敵侵臨鞏文升督兵追之黑水口生擒平

章德呼蘸斬首數千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
命節制三邊北人攻固原及好水川檄召諸路兵挼伏
湯羊嶺敵至伏發盡棄輜重遁走擒斬首惡因改其嶺
為得勝坡勒石紀功焉乙未召為兵部右侍郎適遼東
有警命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
十五事事寧陞左侍郎食二品俸戊戌建州女直來侵
廵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來使以掩己罪上命文
升再往時太監汪直亦奉命廵邊陰主鉞議邀文升偕

行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哈斯氐等二百餘人直至敵
亦解散無所獲文升獨與抗禮還奏文升不與彼農器
以啟邊釁而言官復劾鉞激變事詔刑部尚書林聰同
直再往勘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文升言實禁兵器非
農器也竟謫戍重慶直敗詔復文升官致仕甲辰起為
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
事上耕籍田文升與行九推禮教坊司出狎語即斥去
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輙罪言

官遂獲釋哈密忠順王先爲土魯番首𩦎勒坦阿里所擒併奪王母金印蘇勒㬢弘治四年其子阿哈瑪特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以聞文升請立元之遺裔善巴者襲封忠順王以主哈密未幾阿哈瑪特復擒善巴及金印以去文升時爲兵部尚書請以阿哈瑪特所遣入貢賽音莽蘇爾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閉關絶貢以孤其勢而阿哈瑪特復遣伊蘭據哈密文升請勑肅州副總兵彭清統番漢兵襲伊蘭伊蘭遁走追勦六十餘人阿哈瑪特遣使謝

罪入貢併以善巴金印來歸遂復哈密海西人當布嘉克謀叛械繫京師巧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語折之遂竄海南戊午春皇太子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文升上疏曰太子國之儲貳天下之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恐虧損盛德上欣納焉邊人和碩攻大同威遠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以尚膳召文升至便殿咨戰守之策因舉成國公朱暉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敵知有備遁去轉吏部尚書上召

至煖閣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大
彰黜陟之典文升對曰聖心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
不盡心以圖報稱乙丑考察大朝官員汰去不職者二
千餘人正德初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七人篆
刻省字文升不從給事中安奎言宜聽文升言瑞誣文
升抗拒賴大臣力救得白會兩廣缺總制被薦者不樂
于外乃嗾御史劾文升文升求去疏凡二十一上未幾
致仕卒贈太師謚端肅

論曰敬皇勵精綜核寤寐俊髦禹陽馬公實秉衡鑑故六曹之長莫非民譽下至百司咸濟濟焉士敦恥讓俗返淳樸衆賢和朝萬民和野即周之成康漢之文景蔑以加矣

雍泰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作堤護田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容殺之匿尸湖中石下泰

訊其父曰匿石下汝安得知之此非汝女必殺他人女

冀得賂也一考而服召為監察御史廵鹽兩淮為都御

史廵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具草且闖稽

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軍法也縛下杖之稽已

乃譖之時相言官遂以擅辱將官論之遂罷正德二年

詔起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户部尚書

時逆瑾用事以泰鄉人欲親用之不應遂斥去而諸所

嘗薦之者禹陽靈寶皆獲罪年八十卒

論曰雍公築堤利吳人人至今道公功不衰踪其所以懲弁士可謂嚴而恕矣卒為所中罷去再罹瑾禍并逮舉主何其厄也

今獻備遺卷三十一

今獻備遺卷三十二

明 項篤壽 撰

李秉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景泰二年宣府總餉侍郎劉璉巡撫都御史任寧罷秉以僉都御史總督邊儲叅賛軍務劾退柴溝堡都督董斌又盡吏置諸不才將校三年秋衞喇特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克楚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

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邊使且永樂宣德間邊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於外地牧放不許入境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數犯邊今衆多譎詐不可不防是年冬兼廵撫尋改提督軍務遂薦葉盛叅賛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圉方棘不得以細故措大將下廵按御史覈報廣亦訴秉專召秉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為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上為且留琳遣言

官即勘白之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巡撫兼留宣府四
年掩土木鷂兒嶺戰没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
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一子視疾成化
二年董山誘海西攻遼東兼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
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
為尚書五年春致仕

崔恭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户部主事出督

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歳入漕海布數萬輙浥爛破庫人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逋租明年敵擾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賊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

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盡發其奸贓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重任一歲勞得逸九年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廵撫蘇松諸郡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廪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為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為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為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寛平坦易中無芥帶好善惡惡出於

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爽其在吏部慎惜人材奬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姚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為吏科給事中條上時務八事內會邊警累疏言禦敵方畧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禮部勑考察雲南諸吏四年留禮部上皇復辟調南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代孫弘佐鹽山七年代石瑁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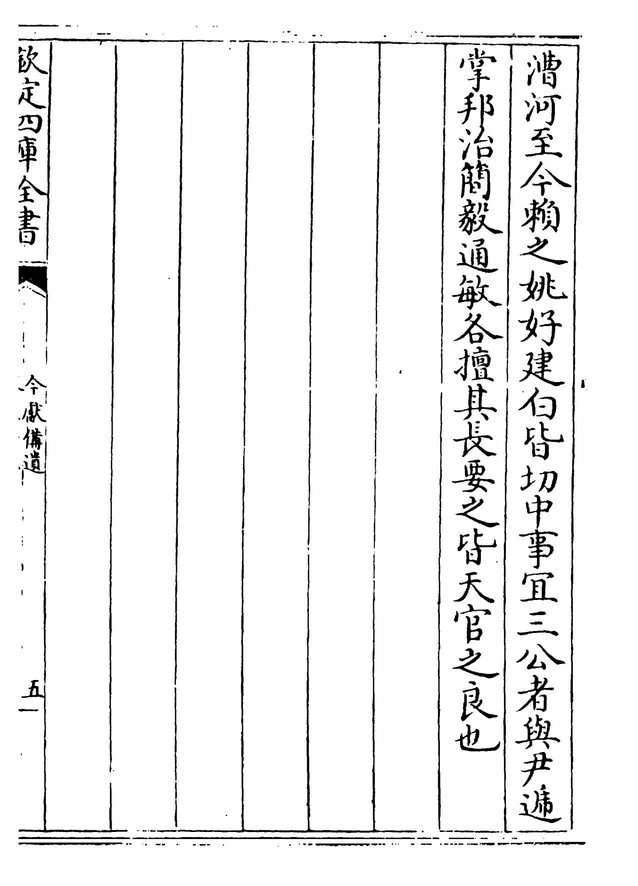
尚書禮部茂陵初率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器數事睿皇后崩議合葬禮議祔廟禮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灾變力陳屢遭祲異禍亂將起疚心危論冀上感悟因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夔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才偉度遇事立斷奬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交識不避親故成化初言少保黄福得謚忠宣土木死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畧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

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埜忠肅

尹旻

尹旻字同仁歴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陜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歴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保謚恭簡旻選法通敏賢愚皆試竟為津要人所惡中傷去

論曰李公策勲宣府所向輒克崔知萊州有恵政督浚



漕河至今賴之姚好建白皆切中事宜三公者與尹遜
掌邦治簡毅通敏各擅其長要之皆天官之良也

今獻備遺卷三十二

今獻備遺卷三十三

明　項篤壽　撰

張數華

張數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洪監察御史死于土木景泰初以死事廕數華為國子生數華少負奇氣甫七歲里社有竹木之祟指領群兒斬伐殆盡天順甲申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有文名大學士李賢彭時欲留官翰林力辭不就成化改元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數

忤貴勢搪撼無所得陞浙江右叅議監温處礦課景寧有礦盜數千人數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及期親馳撫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歴遷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飢全活不可勝計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廵撫山西歲歉奏暫增觧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禄會霖雨躬禱于神鹽池獨不壞大同邊餉歲給多折納數華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聽運米改撫陜西五臺山有妖僧

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已生縛之矣總督漕運拜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正德改元逆瑾用事悍數華強執矯旨令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子鰲山正德辛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督學南畿有父風

論曰簡肅公受知孝皇帝執法内臺力振頹綱與華容禹陽諸公一心同德可否相濟翊贊熙和之業可謂盛矣晚值否運觸忤權逆歸老丘樊既明且哲身名兩得

世濟其美不亦偉乎

戴珊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也天順甲申進士授御史督學南畿品藻精明以文藝占器識其最所賞譽者大學士王鏊也遷陜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歷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左都御史益振風紀孝皇勵精親鞫大獄諸司悚震珊從容開析特受知眷每召問政事移晷方出累疏告老優詔勉留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論曰世稱浮梁戴公知人每試士閱文辭即知其人心術器識至年命脩短位秩崇卑十不失一及踐上卿秉憲貞度正已格物遭孝皇殊顧得行所學卓為名卿與簡肅媲美矣

張悅

張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歷任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初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所奬拔或出新進往往有名士皆帖服莫敢以

私干者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入覲陞工部侍郎弘治改元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上疏請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復上修德圖治疏悉嘉納嘗兩攝選舉議稱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加太子少保鎮靜簡易上下安之性素清約終始不渝致仕歸杜門不出以節儉率人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論曰張公醇德清節晉陟大僚國之楨幹鄉之羽儀庶幾無有之矣

許進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擢御史出按甘肅山東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自按問不下所司墨吏皆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妄殺建州之人啟釁遼東御史強珍劾鉞汪直誣奏珍逮下獄進論救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湖廣總兵李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經不軌首其事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赴錦衣衛獄進察其寃具狀以

聞即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再妄緝事直愈怒日令邏卒偵于門無所得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杖午門下幾死遷山東按察副使監試有欲私貴介子者執不從東昌一武官子懐金同儒生飲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嚴訊誣服進徧閱商歴知酒家以殺人之翌日買布數疋遂伏辜尋以公事逮赴錦衣獄會赦得出陞廣西按察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大同上備邊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牆四曰築屯堡復

陳邊事者八曰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平輸納復軍糧便接遞去無益革冗官劾太監石岩岩誣進擅用旗幟降知兖州府進陝西按察使甲寅敵侵甘涼拜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世讐哈密其首阿哈瑪特遣將伊蘭襲據其城進與都督劉寧調集齊勤罕東諸兵夜冒雪進兵伊蘭遁走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或請盡屠之以徼封侯進不可曰得城無人城誰與守遂復哈密以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陳八事召為戶部右侍郎

論救刑部主事鄭岳彗見復上修省數事會推大臣或不協輿議即正言人以為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耶庚申和碩攻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諸軍事時平江伯陳銳出師無功進坐累免官乙丑以薦起為兵部右侍郎提督團營進尚書正德改元上疏請勤聖學戒游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進違異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為非制謫令致仕又以進嘗薦雍泰為失當坐除名而

怒猶未已乃抬進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僱役為典守者所尅故苛為稽察因以中進事未結瑾敗復官致仕進已先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所著有平番始末何瑭曰語稱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予嘗疑之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豈皆不忠者乎近世仕者唯唯而言循循而行於世多同者往往立致通顯言必據理行必守法不肯苟同於衆者往往不免挫折乃知語所稱者為後世言耳襄毅公自為御史至吏部累經挫折而剛

方正大始終不變蓋忠臣不和之效也夫人情經利害禍福往往懲創往事剛者變柔方變圓甚則易而從邪者有之如公始終不變豈易得哉然公卒登台鼎使德業聲名布於天下後世豈非天定而能勝人乎
論曰國家準周建治庶政掌於六官尚書總喉舌之司酌台衡之運非宏德碩望推賢朝宁及上意所殊眷者莫之得任也況父子世登斯位也哉二百年來父子尚書者凡十八九家海內歆談以為章縫異遇其間耆庸

熈洽垂休揚烈銘勒金石者非無其人至於拱默肘睢無所可否外席隆寵而中慚尸素者葢亦有焉望崇者易隳任重者多仆豈不難哉許襄毅公始忤汪直中抗劉瑾幽囚不攝廷撻不挫其剛心勁氣生死得失靡能動之若少傅公讃司徒公誥司馬公論父子兄弟世掌邦治兼總樞務謇謇侃侃承弼六朝西北市事至今不廢迹其正直忠厚終始靡疚辟之璠瑜之性寧毀不渝麟鳳在庭馴而不狎庶幾哉匪躬之節畫之臣矣可

不謂世濟其美者哉他若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詹公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嶶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何公文淵刑部尚書喬新少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王公文南京禮部尚書宗彛刑部尚
書耿公九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裕南京刑部尚書周
公瑄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經南京禮部尚書倪公謙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岳刑部尚書施公禮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掌鴻臚寺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公圭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鉞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
恕南京户部尚書承裕南京工部尚書俟公瓚户部尚
書覲南京兵部尚書林公瀚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廷棉
南京禮部尚書廷機及其子南京禮部尚書爌南京吏
部尚書王公華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
史守仁南京刑部尚書吳公洪刑部尚書山户部尚書
李公讃太子賔客户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廷相太子少
保刑部尚書劉公璟刑部尚書詡南京工部尚書何公

詔刑部尚書蘙皆以父子繼其官云

王槩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遷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之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廵撫陜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

天順七年遷大理卿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槩獨持
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
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
嘉納商文毅知之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
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

黃紱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刑部郎中
廉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紱

抗不移歷四川右布政使初督松茂軍餉劾治將領侵冒擒諸倚勢豪肆邊上者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紱曰即有寃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起即容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旦率吏兵急抵寺盡逮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且惡詰之無祠諜即塗醋堊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盖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

囊貯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竟按如法右使時奏閉建昌礦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勢薰人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名掃墓實逸賊擻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為廵撫令健兒

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廵撫者輙厚自奉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朴至死無怨言聞之嘶嘆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馮俄有詔毀庵寺紱令汰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比去延綏有攜子女拜道傍送者已為尚書戶部盆不屑顧忌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風采第戇直崖異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論曰王公長厚所至有惠政迹其被知藩邸上回聖心豈其驩虞爲哉黄公威稜凛凛有汲直風而傴恤健兒又何其愷悌君子也延綏故槖駝軍以驍勇聞自嘉靖庚戌敵殘薊東之後每歲徵兵入衛客死戍所者至十之半凡二十年所矣頃在壬午幸奉明詔始得息肩仁人哉兹舉其利溥哉

今獻備遺卷三十三

今獻備遺卷三十四

明　項篤壽　撰

耿裕

耿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也弱冠登景泰甲戌進士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奏改翰林檢討為文辭醇深有古風歷遷國子監祭酒師範端嚴陞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召還復為禮部尚書拜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銓綜公明坦夷無物世

多稱焉謚文恪

論曰世稱耿文恪剛嚴不及清惠而長厚過之惟其長厚故無私怨惡而能愛惜人才為國家養和平之福崇恥遜之風視世之中懷媢嫉而外矯詭異者不亦異乎

倪岳

倪岳字舜咨直隸上元人也父謙仕終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岳其妻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岳因名岳狀貌魁岸目光炯然望之如神人舉天順甲申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讀歷陞學士與修英廟實録及憲宗文華大訓每進講必以古義傳時事其言剴切而音吐鴻暢進禮部侍郎弘治初議祧廟禮詔悉從之議者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

後安敢臆定從祀諸賢咸仍其舊進左侍郎有詔災異
求言岳與尚書耿裕等疏寅畏天戒七事上深嘉納焉
復陳八事多從之京師雨雹岳上疏請勵精以勤聖學
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
直時有旨召番僧珠展岳言珠展僭侈為異端首皇上
即位首賜罷黜中外稱聖一旦召復為聖政累西域人
從海道貢獅岳言獅子外國之獸真偽未可知且海道
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

吏部尚書改叅賛兵部吏部鈌尚書特召用岳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天下財力大耗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可乎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請用兵馬文升上疏言民疲財困兵不可用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岳言不可用朝官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諭之卒從岳議卒贈少保謚文毅

論曰國朝罷中書省専任六部而慎簡之其更迭登用

期以練習世務非徒叙遷已也世循耳目人習浮沉稍自振迅即以立異目之故卓然自立者鮮昔在東漢多謹畏襲故循常其流必如胡伯始者謂士之中庸倪文毅挺然任事不少避忌其亦異乎患失者哉

周經

周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歷陞春坊左中允弘治已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涖事必傅經義奏卻西域貢獅子改吏部左侍郎內

降欲以通政司經歷髙禄為叅議經獨承諭不可退與尚書王恕上疏論之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語尤激經所草也後有踪跡草疏者以問尚書耿裕經曰宜以實對裕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諉時論兩賢之拜户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諸王府多奏乞自領河泊所賜税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南京供應機房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銀二萬兩經

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官鹽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税為織造費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税必戒以節愛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給折糧鹽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給事中魯昂以財用不

足請令諸省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經言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道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經言不可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經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僱役便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

百頃欲并其旁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税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夘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輙没即欲加税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税二分而此獨加税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宫庄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凡貴戚陳請經悉以法裁之久掌國計以身任事不顧利害有古大臣風卒贈太保謚文端

論曰周公抑寺戚縮浮濫裕國用紓民力嘉猷讜議可

謂有大臣風矣彼侈費而亟於求財浚膏血以填谿壑者獨何心乎

今獻備遺卷三十四